

食堂

郭峭峰

上世纪70年代,文化“五七”干校食堂,是奉贤塘外一片盐碱滩上的地标建筑。时年尚幼,我没有可能意识到,这个集食堂、会议厅、练功房及影院等功能于一体的简易房舍,更是文艺名家荟萃之地。大师级、次大师级艺术家拿着搪瓷饭碗在这里进出,每日多次。换作今天,拥趸结伴而来,拉起横幅,热泪涟涟地宣示钦慕,也是不可能。

儿童偏爱火焰,那时我所留意的是,紧挨食堂的锅炉房。铁门半启,看到撩动人心的炉火熊熊。门框内侧有只矮凳,凳面永远有一本半边卷着的书。

在这个热烘烘的地方主持工作的,是生于1927年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黄正勤。还原当时的他,中年,短而无设计感的发式;脑门高阔,汗滴豆大,刚擦又来;他的头脸鼻型均偏狭长,鼻尖常有炭黑少许;劳动布工作服左胸上方,有白色“安全生产”字样;挂在脖子上的414毛巾,气味不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最羡慕运动员潘多,她成功抵达珠穆朗玛峰的消息令人称道。那会儿,我从报纸上看到她登顶后唇角激荡着愉快的笑意,敬仰之情油然而生!就在潘多登顶不久,我在放学的路上遇见了一支解放军队伍,他们缓缓地走向阡陌纵横的田野,我突然间跑向一位扛着机枪的士兵,与他一路攀谈一路奔走,以至于忘记了回家的路。

后来,班主任蒋老师带着我们步行五公里到南七电影院观看《闪闪的红星》,当映上红再次开满山野的时候,长大了的潘冬子肩扛钢枪,帽子上闪烁的红星,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多年以后,我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,成为驻扎在奉贤县柘林镇炮兵连的一名战士。

我在炮兵侦察班当战士距今已40年了,每到夏天,总是忆起和战友们踩着清晨第一缕阳光,扛上方向盘、炮队镜、经纬仪和测距机,穿梭于乡野田间。袅袅炊烟缭绕在村庄的上空,我们的军装被汗水浸湿,热浪滚滚的伏天,盼望着能够减少训练的强度。越是怕越是躲不过,新上任的连长把野营拉练安排在最热的那一天,这是他在夏天燃烧的一把火。

参军前,我就听说部队里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。直到我亲身体验了,才知道不是虚言。那天早晨,连长下达了拉练的命令,全连战士整装待发,炊事班的战士抬上了锅。我们在操场集合时,已是汗流满面。每个人全副武装,背起背包还扛着全自动步枪。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,走过村落,绕过小河,烈日灼心,不敢驻足。我原先的绿军装变成深褐色,鞋子湿漉漉的,像进了水。强烈的日光暴晒下,湿透的军装呈现大片大片的白斑,手一摸就像是抓了细盐一般,然后循环着湿了又干。到了中午,我们在空旷的地方停步待命,一个个大眼瞪小眼,看着炊事班的战友在田埂挖坑埋锅煮饭。当空直射的太阳下,干燥的树枝在行军锅底噼里啪啦猛烈地燃烧着,闻着浓烟滚滚的烟火味,干裂的嗓子喝完了军壶里的水。有的战友弹着空水壶发出单调的声音。吃饭时,我们席地而坐,吃着水煮的青菜和白米饭。有战友说:要是有咸菜下饭就好了。另一位战友脱下潮湿的军袜,拎在空中一抖,这不就是咸菜吗?扑鼻而来的气味的确令人眩晕。我们缓

边看边聊

不是否定创建新法,而是认为,我们应该敬畏经典,保留传统评判标准的精华,根据时代要求加以补充,而不是重起炉灶。创新作品不能脱离传统基底。如吴昌硕的小篆,很有现代感,笔墨中蕴含着蓬勃的气息,但明显承载着传统的熏陶。金农的隶书亦极具个性,但显然脱胎于古迈苍茫的汉隶。反观当今有些书法展的不少作品,已见不到传统的踪影,有人说,时代不同了,书法已经从实用走向纯艺术了,评鉴标准当然要改革。但是,别忘了,艺术再怎么改革,都不能脱离生活,疏远老百姓,因为艺术是生活之源中流出的清泉,是生命的物化,一切艺术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而存在的。

四十年前那一次抵达

戴旭东

我没有真正走近过先生,及我成人,往日在多个场合的旁观,那些看似浅表的记忆碎片,拼接出一个动人的励志故事。先生如同一尾意志强大的游鱼,一生的杰出品相,淹于尘世之河。假设将我辈代入先生的处境,你立即就能在他淡淡的举动中,体味到可歌可泣。先生从未察觉我对他的瞭望,也无从知道,他对一个陌生晚辈的成长,如风中灯塔。

至今,我仍在猜想,当年锅炉房矮凳上的那些书,是《反杜林论》《红楼梦》《欧阳海之歌》,还是别的什么,答案或已永世成谜。

上海77届等多届中学生不分初高,学制四年。我被特招入读了一所重点发展篮球运动的中学校,离家远,午饭在教工食堂搭伙,与自己的老师坐一张桌子,吃同样饭菜,看到了老师们讲台以外的别样身段。有次在食堂饭桌上,几位老师在探讨如何烹制西餐的汤,比如奶油蘑菇汤、意式海鲜番茄汤。有一种意见,面粉炒香起腻,是首要关键,绝不能用湿淀粉勾芡来代替。本次研讨,小董发言积极,他对各种西餐香料如数家珍。小董,是学生在背后模仿老教师称呼年轻的董卓诺老师。董老师来校不久,二十二三岁的样子。那个时期,校风恶劣,给老师起外号,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
让我若过五十年,来谈董老师。

不少教师一生只为一所学校服务,董老师也是其中一名。他没有炫目的职衔,他听命的多任校长,均为后起之秀。退休后,他仍为推广这所百年老校尽心尽职,并兼做年轻校长的某项助手。

在一个地方待五十年不厌,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物呢?我有两点发现。他没有野心,却有恒心。恒心和企图心,一般会有因果关联,他像是例外。董老师一生一校,晨钟暮鼓之中,自有他的安逸,似不愿被打破。

二十多岁时,已初通西餐烹饪,想必董老师是位考究的男人。他会有怎样的神仙伴侣呢?他的学生都已年过花甲,阅历的丰富,似不输给自己的老师。管它是八卦七卦呢,对照人生波折,学生们想看看当年的小董,又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在微信群里,我代大家请求董老师公开一下夫人的照片。董老师说,既然大家提出了,只能满足你们。他自动下了一步台阶后,让大家看见了他夫人的照片,自然是综合得分极高的女性形象。我们都喜欢董老师,他既有一定之规,又能在规矩以外,轻灵掌握。从他身上,你能感受到明智及平等。他受到敬重,不仅仅因为他曾是我们的老师;他的气质里,有我们不具备的元素。

当年在大学食堂午餐,发生过一件小事,很特别。

有位和我同样的应届生同学,将一块走油肉掀起,两面翻看了一遍,嫌太肥,弃于桌面。一位长我们12岁的老三届同学,眼睛一亮,说了声“啊呀,那么好的肉!”随即,他伸去筷子,从桌面将这块肉摊进自己的碗里,津津有味地吃了,哪里在乎过这块肉的来历。我和走油肉原主目光一碰,不敢有半点表情,低头嗖嗖扒饭。

那位兄长是从工厂考来的,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剧本、小说,带薪读书,有不错的稿酬收入,是同学中的富有者。一块被小同学弃在桌面的走油肉,引出他如此直接而别致的行为,令整个长桌静默三

天井 (摄影) 冯笑笑

秒。目击者无语,一律整理着乱过一乱的思想,只有那位兄长若无其事。我想,他对身边的动静,是有所洞察的。这时候,一股炸小黄鱼的油烟跑来。现在回忆,这是具有标志性的气味。

两位年年岁相差一轮的同学,对一块走油肉的不同处理,费思量。让低龄同学的阅历,像一页页码严重残缺的字典,查不到解答的条目。天天并肩而坐,原来彼此可以这般陌生,就像瞬间被炸断的桥梁,只留两个无法走通的桥头在对望。那位年长同学还来不及关切厉行节约的话题,也不负责解答,肉肥了,该如何处理。你不吃,我吃。他就这么干了,且毫不在乎旁人的随想。

人与人之间,真要行使最极致的简单,反倒会石破天惊。围绕这块走油肉,很多问题没想明白过。我只确信,这并不是个代际问题。十几年后,我在澳洲做钣金工,极辛苦。有一次在回家的火车上,发现身旁座位上,有一袋被人遗忘的新鲜面包。我开始考虑,要不要带它回家。我突然想起了那块走油肉,以及那位兄长。当年在大学食堂餐桌上,只顾惊叹了,如果我有能力绕去第二视角,或有别的发现。比如,这位兄长会不会对一己欲望的看重,超过对很多事项的关切。这样的发现,能更深刻地理解一个人。他的很多别的行为,也能在这种发现中找到注解。比只是简陋地去甄别对错,有意思得多。

我时常会把这块记忆中的走油肉翻出来观察,总能闻到异香,是因为放了1978年的红酱油吗?

七夕会

去菜市场,几点做饭,每天去哪里游览,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巴马地区山清水秀,阳光朗照,气温舒适,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比一般内陆城市高出几十倍,我和老伴休闲之余,先后游览了赐福湖、弄友原始森林、盘阳河等景区,还到巴发、巴廖等村落去“探访”长寿秘笈。巴马还有很多东北老乡。晚间,大家聚到村头的广场上,你拎两瓶酒,我炒几盘菜,有说有笑。

回到老家后,我俩商定:“候鸟式生活”正式纳入我们的晚年计划。

冬季的时候,在儿女的鼓励之下,我和老伴开着自己的房车,到南方做了一回真实版的“候鸟”。

事情是这样的:老伴退休以后在家无所事事,儿女们看在眼里,便撺掇我利用假期,开着房车,带上老伴到广西巴马去,过几天“候鸟”生活。特别是去年儿子给买了一台房车,这更提供了便利条件。于是我和老伴动了心,开始谋划起来。

我们通过上网查阅,确定了自驾出行的路线和行经地的落脚点。接着再查阅沿途行经地的地理资料、气候资料、风景名胜以及停车场、加油站等相关信息。然后开始“武装”房车,在车内添置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。一切准备停当后,在儿女们的叮嘱声中,我们开始了此生首次“候鸟之旅”。

驾驶房车出行确实有很多便利,比如我们的宿营地基本选在寂静、空旷之处,既不影响交通,又能图一个清静,而且在车外炒菜做饭也很方便。旅途中我和老伴一起观景品茗、沐风闲聊,共度“两人世界”,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刚刚组建家庭时的那种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的日子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感慨。

一路上,我们爬山拜寺,掬水戏湖,在满眼新奇的村落中探寻风土,老伴的手机拍个不停,嘴巴问个不停,视频传个不停。仿佛我俩在阅读一本厚重大书:乡土、地理、历史、民俗、美食、建筑……一路行来一路读。

到达广西巴马后,我和老伴开始了短暂的“定居生活”。老伴特意制定了作息时间表:几点起床,几点